

注释，诠释，还是创构？

刘笑敢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出版后，收到不少响应、讨论和鼓励，部分评论择要编入了本辑的“回音谷”，这里也有《南京大学学报》的精诚合作之功。我们要衷心感谢作者、读者及一切合作者对我们的厚爱和支持，并希望更多有心之士支持我们的努力，关心我们的园地，开创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本辑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余英时先生在2006年克鲁格奖颁奖仪式上之演讲，本刊有幸征得作者同意，同时发表讲词的中译稿和英文原稿。克鲁格奖专门表彰诺贝尔奖所未能包括的人文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而且不限语种。余先生获奖是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是世界华人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也是全球人文学界的一件盛事，此事值得额手称庆，值得欢欣鼓舞。

不过，欢庆之余，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能只靠少数大师大德来强壮声色，必须靠更多的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以前辈优秀学者为楷模，努力提升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准和地位。第一辑编后语题为“增强学术志业的神圣感”，就表达了我们热切希盼提升中国人文学研究水平的殷切愿望。我们衷心期盼学术界出现更多经得起时间考验和批评的研究成果。本刊不仅愿为这样的成果提供园地，而且愿为这样的成果催生哺乳，推介表彰。

令我们欣慰的是，本期刊出的论文多是名家的精心之作。杨儒宾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翘楚，他的文章展现了广博的视野和深邃的洞察，跨越学科，横贯中西，纵观古今，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庄子》一书之语言哲学的力作。沈清松是海内外名家，他以《庄子·齐物论》之英译为例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四项循序渐进的诠释学原则，对我们理解和提高诠释水准大有裨益。

本辑题为《注释，诠释，还是创构》是因为多数论文围绕王弼和郭象之注释中的哲学创构展开讨论。注释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著作形式，又是王弼和郭象进行哲学诠释和思想创构的基本形式。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借用经典注释和诠释的形式进行思想的创造和建构，那么王弼和郭象就是这种传统成熟的代表人物。这里值得考察和深思的是注释著作何以成为哲学创构的一种形式，其中有何奥妙或机制，对现代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构又提供了什么课题和挑战。本辑不少文章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种探求和思考。

林丽真是台湾研究魏晋玄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章以“有无”、“动静”为例探讨了王弼如何在古典与新意，融通与创见，亦即注释原典与思想创构之间取得平

衡。劳悦强是一位涉猎广博而认真的学者，他对何晏、王弼的“道不可体”说进行了新的考察，其说或有争议，但显然值得注意和讨论。王晓毅也是魏晋玄学的专家，他专门讨论了王弼和郭象之诠释方法的不同及其变化的动因，其观察角度和分析深度都颇见功力。

笔者的文章揭示庄子之逍遥与郭象之逍遥的不同，讨论对郭象借注释而建构的思想体系的对立评价背后之两种标准，并以文本的异质性等新概念来分析郭象何以能够借注释之形式创构新的哲学体系。王中江是高产的学者以及刊物和丛书的主编，他对郭象哲学的内在困境有显豁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对我们反思借注释的形式创构新体系的作法有振聋发聩的启示意义。王葆玟也是在海峡两岸颇负盛名的玄学专家，他以郭象之独化观念的来源为中心讨论了郭象与向秀学说的关系，在老课题上做出了值得瞩目的新文章。

本辑除了余英时的英文讲稿以外，还发表了两篇英文论文。目前双语学术刊物在台湾和香港已经是很常见的，但是在大陆还不多见，我们希望通过一些英文文章在中西学术界之间筑路建桥，帮助中国的学者通过英文文章更直接地接触海外的研究成果。Alan Chan 是一位以英文写作的玄学专家，他的文章主要讨论魏晋玄学中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问题。Chris Fraser 的文章以具体实例深入考察了墨辩中的文法和哲学涵义，颇见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之功力。

汤一介先生是中国哲学界的元老，著作丰硕，蜚声四海，影响广泛，其高足景海峰专门为本辑的“学贤榜”撰文评述了汤先生治学的历程，方法和贡献。本期又新开了“学思录”一栏，由蒙培元先生介绍他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历程和心得。相信这两个专栏对我们及年轻一代的学者会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观潮屿”则有伍安祖撰文，介绍北美学界朱熹研究的近况和动态，盼能加深读者对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了解。

本期新叶林发表了三篇研究生的文章。赵伟伟对《老子》的“无”和《中论》的“空”作了比较细致的比较，张喜仪则探讨了郭象思想与黄老之学的关系。黄玉娥对学术界，包括笔者在内的文章过分强调庄子之逍遥游脱离现实的一面不满，提出庄子之逍遥对现实世界之价值观有重要的挑战意义和启示意义。我们为年轻学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而高兴。

本辑的主题是提醒学界注意中国哲学传统借经典注释和诠释的形式创建哲学体系所必然隐含的矛盾和紧张，这就是原典思想和新建构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原典的思想和借注释之形式所创构的新体系必定有重要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是同方向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是否定原有思想的逆向的创建。揭示这种不同可以深化和拓展我们对古代哲学创造形式和方法的研究，并刺激我们思考在现代学术体系的架构中如何继承和超越传统。具体说来，我们应该思考，注释与诠释有何不同，诠释与创构有何不同，创构的产物，即新的思想与原作是什么关系，从而进一步探索借用注释和诠释的形式进行思想的创造和建构到底有哪些利弊与得失，我们今天是否应该对此有自觉和清醒的认识，并认真思考要不要或如何继承和超越这种古老的传统。